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作詩

邿小國名公羊謂邿婁之邑據傳邿亂分國為三部魯以師救邿旣而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蠆公作蠆

前年楚共王卒吴伐楚喪為楚所敗而告敗于晉至是晉復會諸侯以謀之傳曰會于向為吴謀楚故也

叔老叔孫齊子即叔肸孫也以叔為族是時亦為卿禮聘使盟會皆一卿一大夫卿為正大夫為介今魯特遣二卿以尊晉極為無禮而春秋書法則惟本國征伐詳内略外備書正介兩人而聘使與列國征伐則雖有二使而祇書一焉今夫子深惡晉惡不諱國辱特書二卿以為魯恥此皆舊史所無有而夫子特增之者葢晉自文襄與伯以後約七十餘年泗上十二諸侯無日不從征從會至晉悼尤甚此雖勉應亦可憾

而况復尊之故夫子破例於諸國大夫有名者皆書曰人而於本國二卿則併書其名以示恥焉或曰據傳宋華閱仲江齊崔杼衛北宫括俱在會彼何以不書而此獨書豈彼不恥耶曰此正所以深責魯也例無卿大夫與會有名氏而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而獨書魯且備書二卿寛彼正所以責此且亦惟恥之故責之益深恥夫兩卿之可以已也或曰魯敬晉使兩卿故晉亦敬魯兩卿而書兩卿于告文夫子之加

一卿者從告文耳則不然列國諸卿皆在會豈有告文去其名而但書兩卿以告者况崔杼華閱公孫括皆名卿也告文敬魯卿豈不敬諸卿而乃無故而盡去其名而獨告此魯兩卿世無此理或曰傳謂崔杼華閱皆惰慢夫子以惰慢貶之故不書則從來惰慢皆實書其名而後可曰某惰某不敬傳文可考也今名且無有誰為惰慢且春秋書法並無以惰慢去名者正義曰仲尼新意吾亦曰仲尼新意葢意固有在

而人不識也若書鄭之公孫蠆則鄭初與會特表之

非恥之也此又一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蠆公作蠆）

此則仲尼新意之尤顯著者據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而諸侯之師及涇而止皆不肯濟莒亦厭

摟伐之無已時也惟叔孫穆子豹賦匏有苦葉決意先濟叔向乃具舟濟之而鄭子蟜蠆見北宮懿子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悦二子乃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焉秦人毒涇上流諸侯之師多死者惟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諸侯之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成軍而退是時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無此命也余馬首欲東耳乃歸而下軍從之左史

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子指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于是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耳為秦所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惟欒鍼黶弟嘆曰是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兄弟在戎路恥尤甚焉乃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非逐余將殺子而士鞅奔秦則是濟涇

之役在本國尚不欲往至諸侯之師則全不欲往者而叔孫穆子與子蟜懿子三人實勸之進之而毫不知恥故當時齊之崔杼宋之華閱仲江輩亦仍在軍經但書三人而于諸大夫皆不之及葢亦甚惡夫諸國之從伐秦而三大夫且勸進之也然則鄭公孫蠆之書名表之乎抑恥之耶曰此則經之尤顯著者夫濟涇之役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則秦人為救鄭來也楚爭鄭而秦不爭鄭無故而興師專伐以救我此不

可忘矣鄭先君成公將死諸大夫請背楚成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其將死言善如此向使為鄭大夫者稍有人心而辭晉不行曰寧從伐楚必不從伐秦秦無故救我我何面目報之則晉未必不以為義而聽其自便而乃不惟從之且先之又踴躍鼓舞以勸諸侯而爭進之雖其言曰如社稷何一似惕晉之威而不得不然然而從之已矣爭先何為故夫子曰此一人者亦幸有此役而吾不解

也吾不知其持何說以兵向秦也可恥也故曰前之書名也表之今之書名也恥之仲尼新意葢至此而益著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衛侯下有衎字

衛獻公戒 命 孫文子 林父 甯惠子 殖 食皆服 朝服 而朝日旰 晏 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 至囿 不釋皮冠 田獵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林父邑 孫蒯 林父子 入使公飲之酒令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取居河之湄而為亂階也 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帑子也先與子分居今并居戚見遽伯玉謀易君伯玉難之從近關出伯玉出境公乃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盡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公敗公徒于河澤衛人乃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時魯使厚成叔弔于衛齊侯以郲邑寄衛君寄寓也古失國寓他所名寄公魯又使臧孫紇至郲唁之晉為伯主不即救卹兼為之討賊至其冬反合諸國盟會以定新君使逐君之賊親至壇坫

以重固其勢三綱絶矣第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是也若本國君見逐則并不書出奔而但書遜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葢君而出奔與遜則必有奔之遜之者不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説見襄二十年甯殖將死召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

之且謂夫子有歸罪于君之意夫子苟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而以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為君危矣況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修簡書從其原文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若出奔者必書名此不書闕文耳如公羊經文原作衛侯衎出奔齊可驗餘見桓十五年傳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年十二時伯主安在魯日事奔命屢見侵伐

而曾不見伯主之救卹同惡謂何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前吳伐楚喪為楚所敗而楚復報之子囊師于棠吳不出戰子囊以吳為不能而勿儆及還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遂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林父逐君晉不能討賊平亂反因其所立新君而

大為會以定之使孫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姦與長亂並犯之矣夫子于此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焉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之聘也劉魯城外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前十二年靈王求昏于齊齊侯靈公許昏王使陰里周大

夫結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劉夏賜齊侯命將昏故先賜命至是遂逆后焉禮天子不親迎凡逆后必使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今經書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以周制天子下娶尊卑不敵凡娶侯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謂之主婚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婚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往經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

何國主婚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者即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稱劉定公即其人也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則非公卿大夫而士矣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官師者士也此亦直書之而義自見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不知何故伐我傳曰貳于晉故也夫貳于晉而伐

我則伐晉矣伐晉而晉尚不救不惟不能同好惡兼不能伐惡矣晉之自大而不能相恤如此然則晉霸以來其七十餘年間魯君臣之日夕奔命暴露道路以從晉四伐者為何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者郭也郭不必城今以備齊故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云八月無丁巳考丁巳在七月一日

邾人伐我南鄙

莒連歲伐我今邾又無故見伐據傳亦以為貳晉之故乃又云魯使告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因晉侯有疾而止夫晉師救魯有如舉芥而必為會以救之則仍役諸侯之師且緩不待矣況以疾中止猶是飾文三駕伐鄭四月師北林七月師東門魯君臣帥師以從其如而歸歸而又如者三月之間兩往返焉今邾人伐我距晉侯之卒亦有三月君縱有疾何難遣下軍東出以示救意乃公然袖手至平公即位欲結諸

侯以繼霸始執邾莒二子于溴梁之會事已不及然且為辭曰通齊楚之使則仍是晉惡齊楚而討邾莒之貳已於魯何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也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公(悼公子)即位以羊舌肸(叔向)為太傅張君臣(張老子)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欒黶子)士鞅(士匄子)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戎馬御改服(既葬除凶服)修官(臨御百官)烝于曲沃(既葬卒哭作主祔廟可行時祭)警守而下(在國有守而君自東下)會于溴梁圖繼霸也惟時齊久服晉至是不平有爭霸之意故齊侯不至但遣其大夫高固與會而晉覘得之因先為討貳執邾子莒子于會且狀其罪曰通齊楚之使則明言齊之已通楚矣及會畢晉侯宴諸侯于溫

使諸大夫歌詩而髙厚之詩不類不類從義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髙厚而髙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及諸國大夫自盟而還經不書髙厚于會以逃歸也但書大夫盟不書諸國君以大夫自盟國君不與盟也公穀不知本事但疑君在而大夫自盟有政逮大夫之漸而胡氏又宗之夫大夫之盟君使之盟也大夫可盟髙厚國君不可盟髙厚也今以衆大夫盟一髙厚而謂

之逮大夫向使合衆諸侯以盟一高厚則大夫役諸
侯矣若其他盟會雖盡役大夫吾猶惡其奔命無已
必國君親臨則諸侯何罪為腓肚不如為贅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見前

齊侯伐我北鄙

公未歸而即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此鄭伐許而晉師藉之以報楚者本兩事也而夫子合之為一事雖事本策書而簡書立義迴乎不同即左氏修策書亦且茫然不知為何意此夫子全經之所以不可不通讀也據傳許男請遷都思叛楚也諸侯各帥其師以赴晉聽晉遷許而許不肯遷是晉為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僅留諸侯之師以伐許夫欲留其師而先歸其君固已

知其師之有他用矣乃諸侯各歸而惟鄭不然鄭公孫蠆特相鄭伯從諸侯之師而不肯歸于是叔孫豹從曾君歸國而留叔老會晉荀偃及鄭伯衛甯殖宋人伐許則以事言之伐許者晉事也即或有他用或伐許或伐楚皆晉事也春秋書例凡主事者皆書名在前不問其同事者為諸侯為大夫而總以主事者先書之如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雖楚人為楚大夫子玉而反書之于諸國國君之

先何則楚為政也今晉召諸侯晉謀伐許為政在晉則自宜先荀偃而忽改其例以先鄭伯雖左氏亦疑之遂造為説曰為夷故也而杜氏又曲解之曰夷者平也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今鄭是伯爵原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仲尼新意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蓋取其等夷故也夫既取等夷則仍當先大夫而後伯若先伯則何云等夷且此等夷何關于大事其于晉平繼霸興兵摟伐

諸大禮大典有何重繫而興師之始頓及此例且卿大夫士其與公侯會久矣何曾有卿不與會之事而以此為例全屬無理殊不知夫子之先鄭者予鄭主也其不先荀偃者不使荀偃為政也葢鄭意在伐許晉意在伐楚兩不同矣策書知伐楚而不知伐許簡書則但知伐許而不知伐楚不觀許之請遷晉乎許何以請遷晉以向曾遷楚也向何以遷楚以畏鄭之偪請于楚而遷之也許鄭之相讐久矣其自入春秋

以來至隱十一年而許即為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許始復國當齊楚爭鄭時鄭逃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不救鄭而伐許以許間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怨鄭伯于楚楚責鄭而鄭棄楚而歸晉以許間于楚也至鄭悼公時連歲伐許故于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之偪而請遷于楚惟時楚公子申為之遷之經書許遷于葉是也則是許向之遷楚葢為鄭而遷之矣今許乞遷晉鄭應晉之召不得已而帥師以

來而一聞伐許則君臣獨留而帥師以前此非晉伐許而鄭伐許也向遷楚為何今之遷晉又為何此皆諸侯所不關而鄭君臣獨刺心者故傳之記請遷晉與經之書請遷葉兩相比合而不善讀者不察焉若夫伐楚則策書有之觀傳云師次棫林師次函氏皆許邑而晉荀偃欒黶復帥師伐楚以報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拒之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侵方城之外然後復伐許而還則是晉無意伐許徒借諸侯之

師以伐楚其專意伐許者獨鄭耳然而經不書伐楚而但書伐許者以為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夫揚梁之役何役也救鄭之役也楚以救鄭來而鄭帥諸侯之師以報之非人理矣故伐楚之舉雖亦鄭伯所願從而夫子既書伐許則必不與其伐楚而從而削之若與前伐秦之役特書魯衛鄭三卿者有同義焉葢仲尼新意必通觀經文而後知之經文一綫必有照顧宋儒謂斷爛朝報此欲廢春秋之言不足道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獻子之子孟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魯隘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乞晉師也齊兩年之閒凡三伐我且與晉爭霸而因晉及我則晉事矣至是告急晉尚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言三年喪未畢未急祭也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

及夕若必待執事之間而至三年恐無及已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二人皆許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𫔐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傳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毁其缾

汲水器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恐其入故閉門詢罵曰親逐而君林父逐君在十四年爾父為厲惡鬼何以田為衛石買石稷子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執石買傳經凡帥師祗書卿蒯不書非卿也且責買之身為卿而為蒯役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魯邑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防臧孫紇武仲邑也高厚欲取紇魯師將逆臧孫于旅松遣鄹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皆紇弟帥甲三百宵犯齊

師送紇至旅松而還守于防齊師退時齊人有獲臧堅（紇族）者齊侯使夙沙衛（奄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顧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也）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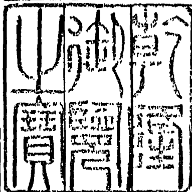
宋華閱卒其弟華臣以閱子皐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幽其妻而索其大璧宋公將逐之左師向戌請

舍之已而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以為逐己也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助齊也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𤪌

謄録監生臣汪兆鯤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者狄之別名外域無相朝之制來之而已此與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衛石買以其與孫蒯同伐曹也見前年是時石買與蒯同使于晉晉執之故稱行人弟伐曹之釁起于孫蒯且蒯亦見執而經不書者非正卿也凡諸侯使聘正卿介大夫例但書正而不書介說見十四年會向

傳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杜云不書齊侯以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與伐無稱同者此獨變例書同以為此一圍齊在晉為討貳而在我實為報伐一若兩國興師而至此而合同之葢不欲使晉主兵事也據傳晉及諸國會于會尋湨梁之言遵晉平之會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多死者魯衛攻險晉下軍克邿上軍圍盧魯大夫秦周伐雍門之荻孟莊子斬楢焚雍門及西郭南郭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又焚東郭北郭環諸門而門齊侯將走太子光阻之乃止于是東侵

及濰南及沂是役也雖晉侯為政而魯衛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則伯主用兵全用摟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統屬之晉一則晉自為晉魯自為魯雖魯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師得竊其名為恤魯之師春秋書法其過于謹嚴不憚破例如此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與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于師同但彼秖書卒而此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若其禮例則凡

甏于朝會與甏于師者其禮加一等此曹伯爵當𦵏以公禮見僖四年𦵏許穆公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興楚師以去之使告楚公子午午弗許楚子聞其謀使强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對使者稽首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則君繼之不可止之則兵可無害而君亦無辱乃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從鄭伯伐齊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也完守入保使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次魚陵右師遍圍諸鄭邑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公子午獨門于純門信宿而還是役也楚為鄭所誘非專意伐鄭且姑嘗而退未嘗終伐而經反正書伐鄭者以鄭方内叛招師召禍有可伐之道非于楚師有貶詞焉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祝柯齊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貳晉并伐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主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令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

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隂圍盧圍齊諸郭謂

何若賈逵註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勲則伐

者加兵之總名伐與圍有二勲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為界時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

奄皆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所侵

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

季孫宿如晉拜師也

楚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偃于成十八年弒晉君州蒲即厲公也至是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戴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皋巫名而占之醒巫夜夢與偃同亦見偃與厲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主指偃有事東方伐齊也故偃請伐齊濟河以朱絲繫玉二瑴沈

禱之至是伐齊還癉疽生于頭濟河及著雍目出癉疽目出二病既卒而視不可含目不閉口閉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也乎齊尚未服乃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蓋畏首之墜猶望東方有事之可以逞也嗟乎何及矣至是欒盈欲踐誓使衛伐齊而令欒魴帥師從之經不書不予晉也或曰荀偃忠死不忘國夫以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窅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

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吾故于前此伐齊特書同圍今此伐齊但書衛伐取其必不予晉者以見義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顏鬷母姓懿聲謚也諸子妾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為戎子所養戎子請立為太子仲子不可公許之遂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齊侯疾崔杼潛

逆光乘疾立之及公卒莊公即位殺戎子而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前年伐齊魯以得勝故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極言其不可然而魯之報齊則已意滿無餘事矣向使晉之伐齊為恤魯之師則我已釋怨豈有恤我之師尚未已者今以齊未服而復出師以侵齊則是同圍至此始終不為魯可知也若其不伐齊喪至穀而返則所謂無禮之中又有

禮者夫子直書之而義之鉅細又無一不見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為其傅公子牙也其稱國殺稱大夫稱名書例如此全無義例說見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展子西率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乃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産為卿書例見前

冬楚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西郛者西郭郭本無城故城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焉柯晉地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遫後同

莒數伐魯至是孟莊子與之成之向莒地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曰齊成故也澶淵衛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數伐魯未有成也故孟莊子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蔡公子燮欲去楚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請從先君之志以事晉蔡人殺之傳曰言不與民同欲也其母弟履遂奔楚夫去楚事晉在蔡人言之謂之去夷就

華以蔡受夷禍人莫知讐獨解春秋者為之作其氣而雪其憤意非不善然而夫子之經實不如是毋論楚本先王封國雖實介蠻夷而埒于秦越大于邾莒紀鄫並非淮徐陸渾山戎赤狄之比而即以春秋之旨言之其所最忌者惟是强大爭霸侵陵小弱日以摟伐興師為事此無分夷夏並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况陳蔡近楚則附楚為便幸而晋楚爭鄭歷數十年而並不及蔡則可安矣乃無端起釁忽欲去彼而

就此豈非大戾葢建邦立君本為生民咈民之欲罪必歸之故傳曰不與民同欲杜氏曰惡其違衆以為功罪所定秖于民心爭從違不于霸力分向背也此春秋之旨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穀作光後同）

據傳陳慶虎慶寅（二慶陳卿）畏公子黄之偪（恐偪奪其政）譖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即前公子燮謀去楚事晉）楚人以為討（責也）公子黄出奔楚夫楚以背楚來責黄而黄反奔楚者以

楚能明二慶之為譖也後二十三年楚討二慶　釋例書弟所以罪兄則春秋書弟甚多並無此例若賈氏註穀梁謂書弟以罪黄之偪則大謬二慶譖黄黄有何罪此其例與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並同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十八年伐齊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者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二邑也庶其叛其君竊其邑以來奔而季武子受之且以公姑姊公之姑姊有寡者妻之于是國多盜言致尤也武子使臧武仲詰之武仲曰子為正卿而來外盜欲使紇去盜得乎舊謂以邑出

為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此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例同

夏公至自晉禮例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宣子士匄生欒盈范鞅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驅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同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欒桓子之妻盈之母范宣子女也范氏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欒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

鞅為之徵（證其有此事也徐仲山日記曰下宮之難欒郤為徵而趙氏滅三郤之難欒書為徵而郤氏滅今欒盈之難亦有徵之者而欒氏遂滅是郤氏一為徵以滅趙欒氏且兩為徵以滅趙郤而欲盈之免也得乎天道好還欒氏必滅況書又弑君賊乎世人無識以為欒亡于黶之汰虐固哉）宣子信之遂使欒盈城著邑將逐之盈好施士多歸者其黨箕遺黃淵嘉父等凡十人共起作亂不克而死平公乃以問陽畢陽畢曰欒書實殺厲公以厚其家室不去其枝葉而絕其本根亂未已也公遂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逐欒盈于曲沃（盈邑）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武公以新君來朝禮也然已三年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傳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夫欒氏世逆逐則已矣

錮不無太甚而胡氏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

出疆先于所往則誤以被逐者而為去國者其詞固

已悖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則以弑君之逆賊而題為世勲是於春秋全經未嘗夢見而以之解春秋得乎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欒盈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無罪此為名言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夫祇錮其臣而遠召諸國兩年之間復兩奔命如此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偏寵逾制令富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復使薳子

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榖作鼻杜云即庶其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二慶族人楚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乃納公子黄而還夫以楚師討二慶而經書陳殺喜陳人之能殺之也陳侯同弟歸而經書自楚喜楚人之能歸之也此與陳殺其大夫洩冶蔡季自陳歸于蔡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前二十二年自會商任錮欒氏後欒盈反自楚適齊

及沙隨之會復錮欒氏而盈猶在齊至是晉將嫁女于吳禮凡諸侯嫁女異姓有媵左傳謂同姓致媵異姓則否非是見予成十九年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障蔽之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我非愛死也知不成也盈曰雖然因依子而死吾無悔矣我為天所廢子必無害午許諾乃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盈為曲沃舊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遍拜之乃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晉都）以舒父魏絳將下軍時盈曾為佐而舒與相親故也第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之譖原屏欒郤為徵）中行氏以伐秦之役亦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馬首欲東）他族多與范氏親惟魏氏及下軍大夫與之范宣子用樂王鮒計急奉晉君以走于固宮而身乘婦人輦以隨之使其子范鞅劫魏舒時舒將駕車迎欒氏矣鞅急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遂超乘跳上舒車撫劒命驅之出僕請所之曰之公宣子迎諸階執其手而入欒氏登公門范氏之徒從公臺後出欒氏敗盈乃奔曲沃經兩書入不書叛者初以入而叛非叛而入也繼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也此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叛同杜氏謂以邑屬他國始稱叛非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晉本匹敵而晉悼興霸以後使齊奔命者若干年齊環之起而抗之宜也特齊環過于忿肆不思自固反侵陵與國以大致諸侯之師不惟不足以威晉而祇以自戕喪師辱國抑鬱而死此固不足道者今太子光思紹前烈即位之始即發憤報伐未為不可第光之無道較環尤甚根本未立而欲虛張以逞志難矣故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就事書之而意已見焉是時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以

伐齊故先衛惡衛也據傳齊有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有御右貳廣副軍有啟有胠左右軍有大殿後軍而皆擇將佐帥之自衛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熒庭築營壘也戍郫邵取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己卯仲孫速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即公鉏長而愛悼子即紇欲立之

訪于申豐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武仲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潔新樽而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酬而後召公鉏使之齒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公鉏為馬正公鉏欲弗受閔馬父勸而受之季孫喜公鉏而厚賜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庶也至是莊子疾孟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

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戶側（喪主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孺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既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為戒備及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借人助除葬道）臧孫使正助之除于

東門以甲從已而視之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其姪繼室穆姜之姨子也滕姪為穆姜從母之女生紇長于公宮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乃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臧文仲所居之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然紇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拜受龜使為以納請武仲乃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

為武仲致防而奔齊

晉人殺欒盈

晉人圍欒盈于曲沃克之盡殺欒氏族左氏曰不書大夫自外入也與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例同

齊侯襲莒掩其不備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而襲莒傷股而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而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莒邑莒子重賂之華周還不可曰貪貨而棄命何以事君莒子

乃親鼓而伐之遂獲杞梁殖莒人行成齊侯歸書例大夫死戰曰獲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羯即孟莊子之子孟孝伯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以不設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按律歷推法此月日食既則後月必無又食之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日食當有誤文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會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乃祭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既而聞將有晉師使陳文子從薳啟彊如楚辭會且乞師崔杼乃帥師送之而伐莒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會夷儀將復以諸侯之師伐齊值大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文子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討慶氏之黨故出奔

叔孫豹如京師

前年穀洛鬬二水相戹毀王城齊人叛晉欲求媚于天子而城之魯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畿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前年春孟孝伯受晉命伐齊齊報之公將告晉孟公

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必速歸齊師果還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美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且以崔子之冠賜侍者崔子怒又以伐晉故謂晉必報齊欲弒公以說于晉至是莒子來朝齊饗于北郭公復如崔氏崔子乃弒之從公者十人皆死惟晏子立崔氏門外門啟而入枕屍股而哭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公黨）于是以靈公之子名杵臼者（即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未已晏子抄易其辭仰

天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時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曰

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

邾子于夷儀

前年會夷儀今又會夷儀以報齊而兩會諸侯之師

雖使周天子以勤王來召亦必以為數而去之矣今

齊人以莊公説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即揮諸侯以退嗟乎諸侯何罪乃至此若胡氏責伯主不能討賊此是春秋大旨但晉自興伯以來凡諸國弑逆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之君如文十五年之盟扈十七年之伐宋類胡氏並不責伯主而但責列國則春秋之失刑亦已久矣況中行欒趙親弑其君韓魏諸家爭相竊

國此固非一時一事所足責者故經于夷儀兩會不書伐齊并不書齊成若不知日召諸師之何所用者葢責其細者而大自見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刋木堙井以通楚師鄭人怨之至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夜穿陳城遂入之陳侯乃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分別而纍之以待于朝子展子產再拜稽首返其民致其

地復修其官職使之安定始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未還而同盟齊成故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前十三年衛侯衎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郲曰寄公令

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此與鄭伯

突入于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者楚屬國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而使之叛楚楚子使人讓之舒鳩告無有且請盟楚人欲加兵而薳子不可謂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伐無罪也及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而舒鳩人叛則怙終矣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舒鳩建分左右師而使吳人居其間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而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雖不獻俘而獻功以尊晉也且戎服以將之尊之至也晉曰陳有何罪夫二十四年經書楚子陳侯伐鄭者以救齊也其救齊者以齊告晉之伐齊也是鄭被陳伐本為晉故晉不能救鄭又不能為鄭報楚與陳是晉可摟諸小國而小國必不敢假伯主一旅之師其蔑王法傷天理喪人心固已極矣乃小國擕梧括其私徒以為晉釋憾又不敢自恃而復歸功于晉晉反曰陳有何罪吾猶惜子產之不

以楚陳救齊之說抗言之也子產第曰前年春鄭伯朝晉曾稽首宣子告以陳之恃楚凌虐敝邑請得罪于陳而稽首焉是以陳罪告也其冬楚子以陳蔡并許伐鄭門于東門陳且井堙木刊以通楚師道故鄭討罪而陳服之是陳知罪而晉不知也乃又曰何故侵小夫報伐非侵小也且陳未嘗小于鄭正義曰陳大于鄭而謂之小者言陳對晉為小非小于鄭也晉以為此我之小爾我小不當伐而不知陳已事楚晉亦安得而小之顏厚矣子產

苐曰先王制令有罪即誅何大小焉且天子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今大國多數圻矣非侵小何以至焉是時晉人不能詰而罷于是鄭子展復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然後遣公孫夏帥師至陳與陳人平而夫子特書之曰伐陳葢斯時不伐陳而稱伐正以為鄭非諱伐陳也故夫子又曰晉為伯鄭伐陳非文詞不為功以為鄭之伐陳非無說也晉當自思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遏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之卒凡攻門曰門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以巢為小邑以門為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殖將死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簡書君出策書出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毋敬姒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喜乃弑君剽及太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例稱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于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喜同謀弒君本是逆賊未有以逆賊之言定爰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為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

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晉會諸侯討衛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衛人侵戚東鄙晉使人戍戚而衛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澶淵與戚皆衛地相近故兼疆戚田并取衛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爾時衛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衛甯喜及北宫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衛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士弱氏諸侯聞

變齊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違而治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衛侯夫衛獻固非令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為伯主者自宜討孫甯二賊共正王法而乃長逆奬叛為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為甚故不書討衛不書疆戚并不書執君即甯喜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即公自會歸亦不書至一若此會之大可

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雖會不書名而獨書鄭良霄者曰此必良霄此時實成此會而據實書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書北宫括公孫蠆者而先至後至與夫卿不會公侯之説皆無與焉詳見十年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而棄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狠寺人惠牆氏伊戾名者為太子内師

而惡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從

從則詐為牲以歃加書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旣

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與向

戌向戌惡其狠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曰惟佐能

免我使召佐向戌故留佐與語不至太子縊後公察

無罪乃烹伊戾此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

弟佞夫例同

晉人執衛甯喜

前會澶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許之怨鄭見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蓋為許靈公請伐故也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志而歸乃易成也因不禦寇楚遂入南里

墮其城門于師之梁獲九人涉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蓋亦甚若于奔命之無窮期也如晉告趙孟孟疑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不利于我亦將許之苟弗許則楚將許之矣夫楚許之以召諸侯而我尚得為盟主乎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我好兵矣好兵焉用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因遍告諸國而為會于宋經不書向戌而書會宋以向戌即宋也宋主

會者也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至時楚屈建先至陳使黑肱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就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楚之小國使更相朝見而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然而齊秦如何庚午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不能使齊朝楚猶楚不能使秦朝晉也楚能

得于秦則晉將固請于齊至壬申以告楚王楚王曰釋齊秦不會而茀令他國相見經不書齊秦以是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夜令趙孟及公子黑肱齊其盟辭庚辰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不用壁壘而用籬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謂請二國為屬國可助貢賦然而屬國不與會故邾滕之君親身至會而經又不書以是也當是時會者凡一十四國而祇書九國其不書宋主盟也不書齊秦以不

與會也邾滕不書者屬國也若其先書晉後書楚此是恒例而說者謂楚先歃而先書晉者為信晉夫此時未盟亦安知歃之先楚而妄為是言舊說書國名則其國人必與盟然僖十九年盟齊無齊人二十七年盟宋無宋人此以特與向戌故特書之非地主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于朝雖殺之不正其罪然喜賊也此與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例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衛侯母弟子鮮也獻公復國時公母敬姒與弟子鮮要喜有成言今殺喜子鱄怨公負約遂奔晉此賊黨假信夫子書以垂戒者而胡氏襲穀梁說謂義合

春秋嗟乎春秋乃至此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時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將歃晉楚爭先叔向勸趙孟無爭乃先楚時季武子假公命使叔孫視

邾滕恐兩事晉楚則貢賦重也叔孫不從曰邾滕私也屬國為私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夫季氏以作三軍分公室之故恐賦重累已使叔孫從之將此盟亦不得與矣夫堂堂宗國甘為人私此必不可之事況本非公命而左氏無識謂豹以違命而去其氏夫史文去氏並無貶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傳徐仲山日記謂漢後親則去氏如同姓不書氏類尊則去氏如三公宰執大將軍等不書氏類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氏謂以長歷推之則乙亥爲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已差一月若左氏謂乙亥朔其辰在申則全差三月葢月建十二辰與每歲十二月各有定配故十二月必建亥以日當昏時斗柄所指在亥故也今斗柄指辰則應是九月必歷酉與戌而後至亥是中間隔二月差三個月矣故明年春無冰正以春正在酉月不當有冰也正義謂正月無冰必是時于建辰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在亥正月仍在子故子月無

冰以見災異則連閏之說並不見經傳且春秋記事逐月附見豈有連閏兩月而冬後所記無一事者曾史不知此正月非子月故以無冰為災而不知此尚是酉月其無冰者是順時非違時也若長歷與春秋亦往多不合且經但書春亦不知是何月不可考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時立其從子圎守石氏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以將朝楚也當盟宋時晉荀盈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其明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爾時崔慶沮齊侯勿朝而陳文子勸之行則必魯衛宋鄭亦已朝晉特未朝楚也鄭

伯使游吉朝楚楚子以伯不親至責不受至是仲孫羯鄭游吉俱以朝楚告晉向使世無伯主則大小與國修睦講信何至好即朝貢怒則侵伐至于如此此實晉伯所定之例相嬗不改者幸而更伯之局至是俱衰然餘烈猶在故夫子于諸國朝貢並不一書而獨書公之如楚志國辱焉葢春秋至此一變矣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後娶棠姜生明棠姜攜棠公之

孤棠無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崔成以疾廢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請勿予崔邑成彊怒謀諸慶封而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奔而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盧蒲嫳者莊公黨也盡殺成與彊滅崔氏而俘其家棠姜縊嫳復命崔子且御崔子歸則無歸矣于是崔子亦縊而招莊公之黨之亡在外者盧蒲癸與王何歸焉慶封之子慶舍嬖癸何使執寢戈而

先後之癸何雖為慶氏暱而旣滅崔氏乃日伺慶氏之間通公孫子雅子尾及陳鮑之怨慶封者乘封田于萊慶舍涖事于太公之廟盧蒲癸刺舍王何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遂來奔已而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公如楚及漢而聞楚子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為楚國來非為楚王來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慮遠小人慮近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不如歸也叔孫穆子曰子服子未慮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吾為楚王來非為楚國來也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吾俟其立君而更為之備宋公遂還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曰諱國惡也前此成十年公如晉至十一年春而公尚在晉若襄則四年如晉五年在晉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在晉然經皆不書而獨書此者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康王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則無禮極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涖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

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絶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為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並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别之雖諱惡實著惡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殺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因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太叔儀曰甚哉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何哉棄諸姬而夏肄是屏杞夏之後肄者餘也屏藩也夫前十三年王城以穀洛鬬毀天下諸侯無城者即周平王以外家戍申然亦第役

畿内民未聞合十一國諸侯而為之戍也子太叔不知大體但以同姓異姓分厚薄而胡氏遂以父族母族差等為言夫分同異姓則宋莒邾薛宜城矣若先父族則魯城西郛禮亦無能合十一國而共城之者解經貴能通豈可解春秋而難通如此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杞以公爵而自入春秋以來或降書侯或降書伯或

降書子此皆有時王陟黜之者今自僖二十三年後間稱子伯則以既經黜降即間從降稱無義例也說見前滕子來朝及杞子卒傳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子之弟季札也其但稱札而不加氏史略文也弟吳子不知為何人按經文吳子被弑與季子來聘同在六月吳子弑前書五月季子聘後書七月則聘與被弑皆不得出六月矣然而吳子六月死即六

月焉能有吴子使人而或謂不然吴子使在前而死在六月猶之季子之受使在前而至在六月死與使不同時而死與使至同時此有何礙然而吴赴至魯吴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所赴告使臣而為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辟為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連贈答至請觀周樂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即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舊君既塟

而後新君可出命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塟而嗣君
可在殯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嗣君非餘
祭之子即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
之則考諸樊為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
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即餘祭也新君已故而
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
乎夫即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既告其死又告其
為新君大為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為閽弒餘祭之

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曾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去後而始來告因遂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自立說此皆史之無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為昭之十一年則距

此季札來聘十三年矣此可釋聘赴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弑時先以朱方居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為貶其讓國按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之諸樊固强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吏議也

況書法去氏並無義例此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例同

秋七月甍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専故放之奔者放也范甯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頡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亦如曰譆譆者宋災伯姬待傅姆不至卒于火夫伯姬為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御婦妻何所不得而必待傅姆

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無禮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儋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佞夫為名而自為亂圍蔿邑而逐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謚也公羊以為賢而謚之則不知共姬為

共公之姬又不知婦人無謚共者謬又謬矣叔弓叔

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虐嗜酒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怨其使已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還襲鄭駟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駟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出奔楚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例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書所稱恤災者此災也乎嗟乎晉霸遺習動輙召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姓而敬諡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齊諡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為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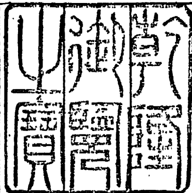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據傳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其子去疾與展輿爭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弑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為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俟策書之檢覈此如子晳駟帶殺良霄而經書鄭人例同胡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以字是

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弑而得立非謂以國人
弑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
傳稱欒盈因魏獻子以入絳又魏舒為欒懷子所私
故因之是因原有依主之義主國人以攻莒子豈是
之字傳文可改而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汪兆鯤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昭公 公名禂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齊惡公作

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鄬穀作郭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兹但用牲載舊書而不歃血故經書仍先晉從策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公作運

前年莒人以弑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方會虢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為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

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三十年以宋災故盟于澶淵則杞莒小邾俱在會然是晉人請召為會其杞莒小邾諸國皆是晉從來服役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瀆齊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日號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為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為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

不書叔孫豹事為諱辱嗟乎經未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塨曰後五年莒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值公方在晉晉侯欲執之與此相類此必由彼事而致誤者非實録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先君桓公而富埒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千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

荀吳（荀偃子）伐狄將戰魏舒（魏絳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隘也）以什共車必克（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旣而困諸阨又克舒乃曰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為行（毀其屬車盡為步陣）先分三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三乘十五人為三伍）使車之甲士下而即卒荀吳之嬖人不肯下斬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大敗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取勝而諸國效之如季氏作三軍之自

毀其乘是也車戰自此不復用矣大鹵即太原晉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輿弒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輿奔吳以展輿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杜云己酉日在十二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郟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已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又名虔在本年號之會來尋盟者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遣伍舉獨往而入問王疾縊之荀子云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郟敖子也右尹子干即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即公孫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而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舊謂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為敖此已立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郟敖以無謚

號也

經不書弒者以瘧疾赴也此與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哀十年齊侯陽生書卒並同

楚公子比出奔晉（即右尹子干也亦共王子公子圍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以昭公即位故來聘時宣子代趙武為政傳謂以為政來見非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子晳（黑字）者穆公孫子駟子也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太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即黑之族）子産使吏數其罪而使之自縊書例歷見前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服者襚也

按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喪者天子赴至列國則列
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君不親往至送葬
則然後六服諸侯齊赴京師所謂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但遣使而各有
重輕大抵葬重而弔輕游吉所云弔遣大夫送葬遣
卿而至于夫人則輕之尤輕所云弔遣士送葬遣大
夫其禮甚明令少姜不知是夫人與否雖平公在位
日久定非初娶然天子諸侯俱有再娶夫人之禮如

魯惠公又娶于宋曰仲子衛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
顯可考據晉平娶少姜始以韓須逆于齊韓須者韓
起之子此公族大夫猶曰不以卿迎至齊以大夫陳
無宇來致少姜晉以其非卿而執之則直以夫人視
姜矣葢致大國之夫人必以上卿正義所云晉以少
姜為夫人則齊當以上卿送是也且後此復求昏于
齊直曰伉儷曰内主曰任社稷之事明曰繼少姜為
夫人而于少姜且云在縗絰之中直為少姜服夫人

服此亦何一非伉儷而以此為辭吾于是知晉雖無道尚有天良而魯君臣之卑濘無恥為已甚也晉景之喪諸侯並無至者而成公獨往弔喪送葬成十年書冬公如晉至十一年春三月而始書公至自晉夫子傷之令以宗國之君在天子諸侯並不當奔弔者而乃弔此諸侯之夫人且以諸侯之夫人在與國屬國又並無一君親弔雖服役如鄭亦僅遣太叔一往而獨此魯君魯臣相率齊至故晉亦不得已必不肯

以寵嬖視少姜者而至此以非伉儷借辭之觀其曰請君無辱葢歎辭非倨辭也故夫子亦急書至河乃復以幸其猶不至晉稍減洟忍耳胡氏無學不羞其如晉而羞其不入以為卻而不納即當為辭以入之果非伉儷則陳無宇何以見執苟有二命則晉何以為盟主以此見責晉必納公則萬一季孫宿無學一如胡氏之為言吾不知其入而哭少姜者當何如也此則說春秋者之所漫然不省者也李塨曰胡氏不曉夫人亦不可

弔故爭伉儷二字襯傳鄭游吉送少姜𤰞晉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謂游吉上卿不當為夫人來耳夫上卿猶不可來況國君乎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朝新君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據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於弑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為申之會而

地偏力詘究不能狎主齊盟與強伯比故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衹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如晉求諸侯而晉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獵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令諸侯之來止于如此然則楚之為霸可知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所出楚以其貳于吳也故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效晉摟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黨崔杼弒君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吳以朱方使聚族居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穀作厲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啣璧士袒而輿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鄫

鄫者本鄫國地莒滅之以為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鄫之故鄫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為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是也公羊不知鄫是莒邑尚以為是鄫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鄫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鄫傳造為事曰莒之滅鄫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柰何以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而立其

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鄫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為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為鄫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為鄫後則是鄫女為莒夫人非莒女為鄫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一是鄫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

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鄫者乃胡氏又以黄歇吕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闇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簒國一是竊國）諸傳説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鄫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鄫文而并為滅鄫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魯邑）先與

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豎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尚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即召叔孫豹而立之為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

兩月間焉能遇一婦又娶一婦而遽生三子荒唐矣或曰穆子先奔齊而僑如繼之夫發難在僑如幾有僑如未奔而豹先奔者且豹隨公往當隨公返公在十二月經始書公至自晉是公未返而豹先舍公而遁將僑如未叛而豹先叛矣或曰魯之立豹不在十二月而在他時觀經書叔孫豹如宋在襄二年則或前此未立也襄二年始立則自成十六年至襄二年已四年矣四年何事不可為而又不然者大夫之見

經以有事無事不以有人無人也此四年之間季孫行父亦不見于經豈無季孫行父乎況立後不待時叔牙之死即立戴伯臧紇之奔即立臧為從無踰四年而始立後者又況賞罰並行既已刺偃僑如與穆姜所欲代成公者即公子偃也即當立豹皆一時事豈容一在目前一在四年後而並記一處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故曰解春秋者但據經勿據傳傳苟可疑即闕之可也況說傳者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矣今特以伯主責貢艱于悉索故仍舍中軍而為二軍而實則名減而實不減苐分此一軍之人而加之二軍之間所謂朝三暮四以行其計者而其變制則向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向之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并夫

役亦征其半者今并夫役家稅皆盡征之而但分其稅而貢于公如是而已至于帥師則雖兩軍而仍以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哀十一年戰于清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是也餘說見前

楚殺其大夫屈申為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公初立未經朝晉二年冬以少姜卒往原兼新君朝聘之禮而辭不得入因再往焉然亦奔命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玆來奔

莒牟夷莒之大夫也牟婁防玆皆莒邑也牟夷竊邑以奔魯而魯受之莒人愬于晉時公在晉晉侯欲執公范獻子曰人來朝而執之誘也請歸而以師討焉

公始歸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魯地

莒人以我受牟夷既怨晉矣又來討而叔弓敗之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前四年楚伐吴圍朱方殺齊慶封而吴即入棘櫟麻以報之經未書也至是楚復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而吴復敗之楚子懼而歸則楚非吴敵矣其時越通

楚而以大夫來會師故書人越之見于經而為吳難自此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魯遣卿會葬故也

夏季孫宿如晉晉將為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據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欲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之族（襄十七年華合比奔陳）盟北郭矣公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兄為右師遂為之徵因逐之而合比奔衛按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太子痤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為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必是寺人寺人之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証坎牲加書必是

左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寃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兄而今復不能為合比解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嘗謂經累書華氏之奔襄十七年華臣出奔此書華合比出奔二十年書華亥華定出奔必有一事始末相因以見者而策書自成襄以後但記晉事而于他國每略焉故凡此所記不無沿誤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薳洩伐徐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往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間時而不間事可蒙上為文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書實來不更書州公一例遂誤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必正月

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公欲結强吳附荆楚而故與齊平葢魯齊平非燕齊平也殊不知平雖是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未有一十四年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涖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公子友涖盟之並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未嘗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況此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

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又不相合又况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叚卒在燕齊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旁証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憑臆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太宰薳啟疆謂我能使魯侯來遂以辭召公曰昔魯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嬰齊以衛父照臨楚國成二年楚伐我成公與楚公子嬰齊盟于蜀而以長子公衡為楚質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襄公如楚臨康王喪今君若步玉趾以伸蜀之役既受貺矣何質之敢望不望質子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子初娶鄭公孫段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

于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讐也吾欲刖韓起使守閽宫羊舌肸使為司宫以辱之如何薳啟疆諫沮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治杞田襄十九年晉平公為杞所出使魯會諸侯城杞且治魯所侵杞田使還杞今又乃為杞取成而去成魯治之邑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叔孫豹之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孟僖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逮死使

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愛留屬之其弟司徒招與公子過而公有癈疾招與過遂殺偃師而立留是世子之殺啟之者哀公成之者招與過而主之者招也故但書招殺而三罪之等從此定焉若稱弟稱世子别無義例說見前

夏四月陳侯溺卒

陳侯既殺世子而憂恚自縊身死國亡幾于不塟罪

可知矣經書卒而不書縊書例如此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赴于楚陳公子勝亦愬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陳

公子留遂奔鄭干姓徵師名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者葢藉田

獮以習武雖春蒐秋獮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紅曾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罰如此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

奐奐公作瑗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遂滅陳改陳為縣封穿封戌為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黨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實不知何故滅者特穀梁于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乎

葬陳哀公

公死無葬者輿人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之楚子將殺

克且令置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已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示不臣楚也時魯往會葬故書葬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俱在會然特書會陳者夫此地陳國耶抑陳縣耶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即城父也因許欲

遷城父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淮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公災作火

陳既為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闕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

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夫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為褒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葢惡强楚傷衰霸閔列國興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為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九